

# 秘密的公開

黃碧玉

今年的母親節，我家三個在外讀書的兒女，都回來和我們團聚，送給我大包小包的禮物，一片摯誠的孝心使我深受感動，也使我想起一段難忘的往事。

我小時候，由於家中孩子太多，父母無法撫養，因此一出生，便把我送給別人做養女。

在養父母家中的生活是不難想像的，經常遭受百般打罵。在我十六歲那年，養父母就強迫我和現在的外子結婚。婚後仍然住在養父母家中，忍受那痛苦的生活。

次年，我們搬出養父母家，自己獨立生活。這年，第一個孩子也出世了，接着未滿一年又生一個，三年內連續生了三個。

當時我私自想，這樣下去還得了，將來孩子的命運不又要和我一樣了。與其送人做養女，不如不要生還好好，只是苦無辦法，但又不敢（也不好意思）向別人請教。

在老么出生後的某晚，外子突然開玩笑似的向我說：「我想去施行避孕手術！」我想他是開玩笑的，也沒理他。

但次日，他却穿戴整齊，帶個旅行包，以從未有過的不自然的口吻說：「我到台北去玩幾天再回來！」

我怔住了，因為他從來不會單獨出遊過，雖然我再三的問他，但他却只說：「何必大驚小怪呢？我只不過是想到台北玩玩而已。」並顯出高興的樣子，急急忙忙的向車站走去。我沒法子阻止他，只埋怨他要到台北玩，為何不讓我同行。

夜深了！我無法入睡，他的身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浮蕩，使我原本沉重的心情更加難過。

次日，即收到郵差先生送來了他的限時信，這時我的心臟猛跳着，迫不及待地把信拆開；「碧玉：我爲了使我們的家庭將來能有更多的幸福，使我們的孩子來日都能出人頭地，告訴你說到台北玩，其實是藉著此次北上機會到舊日同學——泌尿科醫生處施行男性結紮避妊手術的，一切請放心！」

看到「手術」兩字，我嚇得全身發抖，熱淚不禁滾滾而出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使我無法再繼續看下去！

亂想着「啊！要去施行手術，爲什麼不老實的說一聲，豈有此理，避孕是女人應做的事。」

迷蒙中一陣孩子的哭叫聲將我喚醒，打斷了我的沉思，擦擦兩個溼溼的眼眶，繼續的看下去：

「男性避孕在外國很是普遍，但在本省是一種新興外科手術，且因社會觀念關係，所以我沒照實告訴你。

放心吧！明天或後天就能回家」。原來這麼快，但我仍愁眉不展，心裡仍有無限的焦慮。

第三天的傍晚，他真的安然無恙的回來了，真使我驚喜交集，我問他：「手術痛不痛？」「一點都不感覺痛」。

「手術時間好久？」「約三十分鐘。」

「手術後有何感覺？」「並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。同時在手術中，醫生告訴我，男性結紮避妊是最可靠、簡便的避妊法，手術後大可放心去享受夫婦生活。」

經過四至五天手術傷口完全好了，他照常到田裡耕作。很多鄰居都來打聽究竟，但我們都向他們說：「盲腸炎手術！」而沒有老實告訴他們，這點現在想起來當時沒幫助推行家庭計畫，甚爲遺憾。

但在當時（二十多年前）社會環境的壓力太大了，實也無可奈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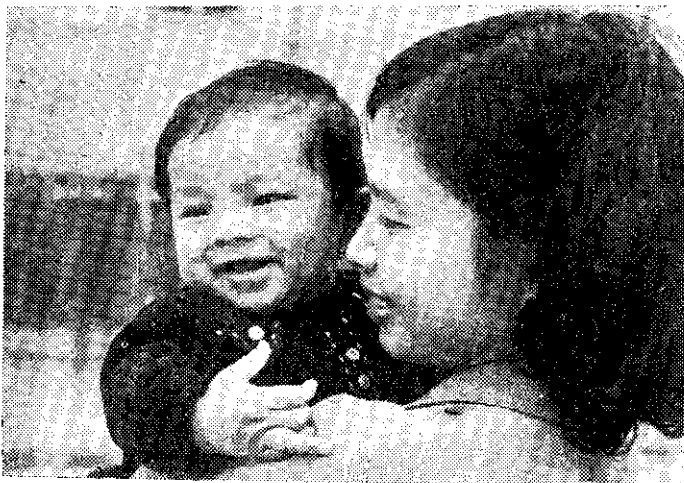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我們的家庭生活，衣食不缺住也還談得上舒適，對子女的養育教育也很周到。本要讓他們三人都去就讀大專院校的，但外子說我們受國家的恩典太大，堅要他們讀軍校。因此

鼓勵老大考取政治作戰學校，同時決定讓女兒和老么也相繼報考軍校，以報效國家。

想想我以一個薄命的早婚養女，今日能有如此美滿幸福的家庭，都應該感謝外子。

在二十年前本省家庭計畫尚未普遍時，尤其是男性結紮手術，更爲一般人所不容許，也被老年人認爲是大道不道時，而他竟能毅然決然很開明的去施行男性結紮避妊手術。

我除感謝他外，並奉勸大家也能積極地去實行家庭計畫，使每個家庭都能幸福美滿。



兒時的情景如夢般的依稀

母愛的溫暖永遠難以忘記（陳君豪）